

云生石

有雨云生石，无风叶满山

见山

给所有曾经想离开，又在某场雨里回头的人

导读

有雨云生石，无风叶满山

我回到满山，是为了卖掉一间石屋。

那时我以为，人和故乡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像房产证一样翻页、签字、交割。后来下了一场雨，云从石缝里生出来，母亲没有寄出的信被一封一封打开，我才知道，有些地方不是留住你，而是等你回来听见自己。

这本书写一座山，也写三个女人被雨隔开的半生。若你也曾在某个城市里练习离开，愿你读到最后，仍能认出那条回声很轻的路。

第一章·满山无风

我回到满山那天，村口没有风。

客车把我放在旧桥边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像看一个终于想起欠债的人。他没有催我，只把车门开着。山路窄，车门一开，潮冷的空气就扑进来，带着烂叶、柴烟和石头被水浸久了之后的气味。

我把行李箱拖下车。箱轮碾过桥面的青苔，声音发闷，像某种不合时宜的低语。桥下的溪水瘦得只剩一线，贴着石缝走。再往上，是满山的屋顶，灰瓦贴着灰瓦，一层一层，像旧相册里翻皱的边。

手机震了一下。中介发来消息：江小姐，您到了先拍几张屋内照片，买家明天想远程看房。

我把屏幕按黑。那一瞬间，路边的枫树忽然落下一大片叶子。没有风，叶子却像听见了什么命令，齐齐地松开枝头，铺在我鞋面上。橙红、褐黄、近乎发黑的紫，安静得过分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想起母亲江澜常说的一句怪话：满山最会装没事。

她死在两周前。医院给我的电话打到第三遍，我才从杭州一间地下酒吧里走出来。那晚我刚采访完一个写电子诗的年轻人，他把投影打在烟雾上，说语言正在寻找新的身体。我接起电话，护士在另一头确认我的身份，声音像被白灯漂过。我说我是她女儿。说完这五个字，我才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把自己这样介绍给别人。

石屋在村子最里头，靠近后山。小时候我总觉得那房子像一块被人凿空的岩石，窗子小，门槛高，夏天阴凉，冬天阴冷。母亲偏爱它，说石头不说谎。我那时不懂，只觉得石头也不安慰人。

门锁还是旧铜锁。许伯替我保管了钥匙，昨晚在电话里说放在窗台第三块砖下。我蹲下去摸，指腹先碰到泥，再碰到铁锈。钥匙被一张塑料糖纸包着，糖纸已经褪色，只剩一点浅蓝，像被雨洗过的天。

门推开时，屋里没有灰尘飞起。母亲生前太爱收拾，连死后的空屋也像刚刚有人离开。桌上倒扣着茶杯，墙边靠着一把湿伞，伞骨上挂着两滴干成白痕的水。窗台的玻璃瓶里插着半枝野菊，花瓣卷边，仍硬撑着一点黄。

我没有立刻开灯。下午的光从窗缝斜进来，落在堂屋正面的白墙上。那里原来挂着父亲的遗像，父亲走得早，我对他的印象只剩黑框和母亲每年清明擦相框的手。现在相框不见了，墙上用粉笔写着两行字：

有雨云生石

无风叶满山

字是母亲的。她写粉笔字时总把横画压得很平，像怕字飞起来。可是这两行不一样，最后一个“山”字收笔很重，白粉嵌进墙皮，几乎像一道划痕。

我伸手去碰，粉末沾在指尖。门外忽然有人咳了一声。

“江吟。”

我回头，看见沈照站在院门口。他比记忆里高了些，也黑了些，袖口挽到小臂，手里拎着一把卷尺。少年时他总穿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不交作业，却能把坏掉的窗栓修好。现在他站在黄叶里，像一件被山留下来的工具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一直在。”他说。

这回答像没回答。我们隔着院门沉默了一会儿。远处有电钻声，尖细地钻进山里，又被山反弹回来。

沈照抬手指了指屋后：“他们今天贴了告示，你看见没？”

我顺着他的手势走出去。石屋背后有一条小径，通向后山。墙根下贴着一张红头文件，边角被露水泡卷了。标题很长，大意是生态文旅观景工程施工预告。下面有一行加粗的字：爆破作业区域包括满山村北坡三号岩体，非施工人员请勿进入。

三号岩体。这个称呼陌生又干净，像医院病历上替人命名的编号。

“云生石在里面。”沈照说。

我看着那张纸。纸上盖着鲜红的章，红得像刚刚落下的枫叶被人碾碎。

“我明天要见买家。”我说。

沈照没有看我。他把卷尺收进掌心，金属片啪地一声缩回去。“江老师以前不让他们动那块石头。”

江老师。村里人还这样叫她。母亲在满山小学教了三十年语文，教到学校撤并，教室改成仓库，黑板被人搬去垫鸡窝。她最后几年只教几个老人认字，许伯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后，逢人就签，签得像颁布法令。

“她也没告诉我。”我说。

沈照这才看我一眼。那目光不尖，只是稳，稳得让我生出一点无处安放的烦躁。

“屋里还有东西。”他说，“她留给你的，不一定是房子。”

我想笑，没笑出来。多年在城市里练出的体面，在满山的潮气里忽然失灵。这里的人总以为一切都有更深的意义，一块石头，一场雨，一句没说完的话。可我回来只是为了一份死亡证明、一笔房款，和一个可以从此不再接听的故乡。

傍晚很快沉下来。沈照走后，我打开母亲的卧室。床铺整齐，枕边放着老花镜，镜腿断过，用黑线缠着。衣柜最下层有一只藤箱，锁扣坏了，一拉就开。里面不是衣服，是一摞摞信，按年份用红绳扎好。最上面压着一本小学作文本，封皮上写着我的名字：江吟，三年级。

我翻开，第一页是我小时候抄的诗，歪歪扭扭。母亲在旁边用红笔写：云不是天上才有，石头里也会生云。

窗外没有风。叶子还在落，一片一片擦过瓦檐，轻得像有人在屋顶走路。

我坐在床边，忽然听见后山传来一声闷响。不是雷，也不是电钻。更像石头在很深的地方翻了个身。

第二章·云从石里出来

那一声闷响之后，屋里更静。

我坐在母亲床边，手指停在作文本那页红批上。窗纸被夜色贴住，玻璃上映出我的脸，苍白，眼下有两道坐长途车坐出来的阴影。杭州的夜晚总有霓虹替人遮羞，满山没有，满山只把人照回原样。

我起身去堂屋找灯。拉绳垂在梁下，绳尾打了一个旧结。我小时候够不着，每次都要跳起来拽，母亲便站在灶边看我，等我跳到第三次才伸手替我拉亮。灯泡闪了两下，发出陈旧的白光。墙上的诗句被照得更清楚，粉笔粉末在凹凸墙皮间起伏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
我把藤箱搬到桌上。箱底铺着一张旧报纸，日期是我出生那年的春天。报纸上有水渍，字被洇开，只剩“山体”“整治”“搬迁”几个词完整。母亲把信分成四摞：寄出的、收到的、退回的、未寄。她的秩序细到残忍，连犹豫都要归档。

未寄那摞最薄，红绳勒得很紧。我解开时，指甲被纸边划了一下，细小的血珠冒出来，落在信封背面。我用纸巾按住，血还是在“满山”两个字旁边晕开一点。

信封没有贴邮票，收信人那栏空着。里面只有一页纸，折痕很深，像被人反复打开又反复放回去。

妈：

今天又下雨了。后山那块石头照旧起雾，先是从左侧那道细缝里冒出来，像有人在石头里煮水。孩子看见了，问我云是不是也会有家。我答不上来。

她快七岁，已经会背很多诗。她背得最好的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我没有告诉她，有些云不是坐着等来的，是被人一层一层压在石头里，等雨一来，才有机会出来透口气。

我还没有勇气带她去见你。

落款处没有名字。母亲只写了一个“澜”字，笔尖在最后一点停过，墨洇成一枚小小的黑痣。

我把信读了三遍。第三遍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屏着呼吸。妈。母亲在信里这样叫另一个女人。我从小没有外婆。不是死了，也不是远嫁，母亲给我的说法是：“没有来往。”这四个字像一扇被钉死的门，我小时候试着推过几次，后来学会绕开。

我拿起手机，想拍下来发给某个人。通讯录滑到最后，又退回桌面。能接收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。朋友会说节哀，会发拥抱的表情；前男友会在深夜回一句“你还好吗”，然后把我们都拖回更糟的旧账。中介只关心照片清不清楚，买家只关心屋顶漏不漏水。

我把信放回桌上，继续翻箱子。信下面有一本硬皮本，封面是褪色的墨绿，上面贴着一张小纸：云生石，雨日记录。

本子里不是日记，更像一份笨拙的实验报告。日期、雨量、风向、起雾时间、雾色、石缝水声。母亲用尺子画了表格，每一格都填得满满当当。她教语文，却把一块石头记录得像一个长期病人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，小雨，东南风。十点二十七分，石缝有白雾，持续四十分钟。吟吟说石头在呼吸。

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，暴雨，溪涨。左侧石缝有水声，似空腔回响。许说不可近。

许。这个字后面没有姓。可满山能被母亲这样写进本子的许，只有许伯。许伯年轻时送信，老了以后住在桥头的邮政所旧房里，门口挂一只褪色的绿邮箱。小时候他常把退订的报纸给我折纸船，说纸船最懂水路。母亲不许我收他的糖。

我翻到本子最后一页。那里夹着一张照片。照片边缘发黄，拍的是后山雨后。一块巨大的灰白岩石横在竹林尽头，石面上有青苔，像老人的眉。岩石左侧裂开一道窄缝，白雾正从里面浮出来。照片里有两个女人，年轻的母亲抱着小时候的我，站在石头前。另一个女人只露出半张侧脸，头发盘得很低，手里拿着一把黑伞。

我把照片翻到背面。

背面写着：她来了，又走了。雨很大，吟吟没有哭。

我的指尖慢慢冷下去。屋外传来狗吠，隔了几秒，又有男人说话的声音。灯光从后山晃过来，切开窗缝，在墙上扫出一条白亮的线。

我关了灯，走到窗边。两个人影沿小径往上走，戴着安全帽，手电照向岩体方向。一个人蹲下来，用喷漆在路边石头上做标记。鲜红的一道，在夜里像新伤。

手机又震。中介发来第二条消息：江小姐，买家问后山工程会不会影响产权，您方便确认一下吗？

我握着手机，忽然想起信里的那句：我还没有勇气带她去见你。

我不知道“你”是谁，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把勇气藏了二十五年。但我知道，明天我得先去桥头。许伯如果还记得，他总该还欠我们一封信。

第三章 · 旧邮差

第二天早上，雾压在桥面上。

满山的雾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。它总像从石缝、瓦缝、人的袖口里慢慢渗出来，先贴着地，再攀上膝盖，最后把整条路吞成一段看不清去处的白。我沿着溪边往桥头走，鞋尖不断踢到湿叶。每一片叶子都像被夜里翻过面，背脉朝上，细小而清楚。

邮政所旧房还在，绿漆门掉得斑驳，门楣上的“中国邮政”只剩“中国邮”。那个掉下来的“政”字躺在墙角，被许伯拿来压咸菜缸。小时候我问他，政是什么。他说，政就是很远的人也要找到你。

门半开着，里面传出收音机的戏曲声。许伯坐在柜台后，戴着一副厚得像瓶底的眼镜，正在用小刀削铅笔。他削得极慢，木屑一圈一圈落在搪瓷杯旁边。

“许伯。”

他抬头，眯起眼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才把小刀放下。

“吟吟。”他说，“你长得不像你妈了。”

这句话比“节哀”更让我难受。我站在门口，手揣在外套兜里，兜里是那封未寄出的信。纸角硌着掌心，像提醒我别退。

“我来问点事。”

许伯把收音机关小。戏曲声缩进木柜深处，只剩胡琴一线。他指了指对面的竹椅。“坐。你妈的事，村里人都知道一些，又都不知道全。”

我没有坐。“她给她母亲写过信？”

许伯的手停在铅笔上。铅笔尖已经削出来，很细，再削就要断。他低头看着那一点黑，像看一枚危险的针。

“你翻到箱子了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寄？”
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门外有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，鞋底啪啪踩过积水。满山小学撤并后，孩子们要到镇上上课，每天早晨搭面包山下山。一个女孩隔着雾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清亮，像我小时候从别人故事里经过。

“你外婆姓叶。”许伯说，“叶曼青。以前是县剧团唱昆曲的。”

这个名字像一根细针，从陌生里刺出来。我把它在心里念了一遍。叶曼青。母亲从没说过。

“她还活着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

许伯抬手摸耳朵，像没听清，又像不想听清。“她离开满山后，先去了省城，后来有人说去了苏州。你妈年轻时找过，找了几年，没找着。后来你出生，她就不找了。”

我从兜里拿出信，放在柜台上。“那这封为什么没寄？”

许伯盯着信封。许久，他伸出手，指尖停在空着的收信人栏上方，没有碰。

“因为没有地址。”他说。

“没有地址也能问。”

“问过。”

“问谁？”

他又沉默。屋里的霉味、纸味和淡淡的旱烟味混在一起，压得人喉咙发紧。我忽然明白沈照说“她留给你的，不一定是房子”时那种眼神。满山的人各自守着一片沉默，像守着自家门前的菜地，谁也不肯先伸脚踩进去。

“江澜为什么跟她断？”我问。

许伯把削好的铅笔插进笔筒。笔筒是个旧罐头盒，外面贴满退色邮票。“不是断。是你外婆走的时候，带不走她。”

“带不走？”

“那时候山里出事。你外公在采石场塌方里没了。叶曼青要去县里告，告了几次没人理，还被人说闹。后来剧团来招人，她跟着走，想站到更大的台上去喊。她把江澜托给你太外婆，说站稳了就回来接。”

许伯说到这里，喉咙里有一声很轻的咳。窗外雾散了一点，溪水露出来，冷白地闪。

“她没回来。”我说。

“回来过一次。”许伯看向门外，“就在云生石那年大雨。”

我想起照片背面的话：她来了，又走了。雨很大，吟吟没有哭。

“我见过她？”

“你太小，不记得。那天江澜抱你去后山。叶曼青撑一把黑伞，站在石头边。她瘦得厉害，嗓子也坏了，唱不了戏。她说想带江澜和你走，去苏州。江澜没答应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你得问你妈。”

我几乎笑出声。“她死了。”

许伯低下头。很久，他从柜台抽屉里拿出一只铁盒。铁盒上印着牡丹，锈沿开了一圈。他用钥匙打开，里面放着几枚旧邮戳、一把红绳和一封泛黄的信。

信封上写着江澜的名字，地址是满山小学。邮票贴好了，邮戳也盖了，却没有投递痕迹。

“这封是叶曼青后来寄来的。”许伯说，“托一个跑长途的人带到邮政所。她没有写回信地址，只说让江澜去见她。”

“你为什么没送？”

我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轻。轻到不像质问，倒像怕答案碎掉。

许伯抬头看我。老人眼里的浑浊忽然退了一点，露出一种迟来的狼狈。

“江澜看见了。”他说，“她让我压着。她说等雨停再说。那场雨下了三天，后山塌了一段路。等路通，信就再也不用送了。”

“什么叫不用送了？”

许伯没有答。他把信推到我面前，手指在信封上点了点。收信地址下面，还有一行极小的字，我刚才没有看见：

云起时，到石边来。

柜台外有人敲门。沈照站在雾里，裤脚湿到膝盖。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许伯手里的铁盒。

“施工队上山了。”他说，“他们要先封路。”

许伯的手猛地抖了一下。那封迟到多年的信从柜台边滑落，背面朝上，露出一道淡淡的水痕，像很久以前落过的一滴雨。

第四章 · 叶满山

沈照带来的消息像一把湿刀，把邮政所里的旧纸味划开。

我把叶曼青的信塞进包里时，许伯没有拦。他只是把铁盒合上，又打开，又合上，像忽然忘了锁扣该往哪边扣。沈照站在门外，雨衣搭在肩上，额前的发被雾水打湿。

“他们从哪条路上去？”我问。

“小学后面的机耕道。”

“不是还没到爆破日？”

“今天先定点，明天拉警戒线。”沈照看了一眼许伯，“后天试爆。”

后天。这个词落下来，轻得像一张通知，却把人砸得动不了。两周前我还在杭州城西的一家咖啡馆写稿，写一场没有结论的女性影展。银幕上女人们坐火车、坐船、离开旧房间。我在稿子里写：离开是一种重新命名。现在我站在满山桥头，发现有些东西不等你命名，已经被别人编号、测量、安排好炸开的时间。

我们往小学方向走。许伯也跟了出来，手里拄一根竹杖。他走得慢，竹杖戳在湿泥里，发出轻微的破声。沈照几次回头，他都摆手。

“我送了一辈子路，”许伯说，“还不至于认不得上山。”

满山小学只剩一排低矮平房，门口的国旗杆锈了，操场上长满野草。母亲曾在这里教我写“山”字。她说第一笔要稳，像人站住；第二笔要让开，给水走；第三笔收回来，别把自己丢在外面。我当时只嫌她啰嗦，把铅笔咬出一圈牙印。

机耕道口停着两辆白色皮卡。几个工人穿荧光背心，正把红白警戒带缠到树干上。更远处，有人架起三脚仪，对着后山岩体调焦。陈芥站在车边打电话，灰色风衣，白球鞋，鞋底一点泥都没有。

沈照先走过去。“这条路今天不能封。”

陈芥挂了电话，转身时脸上已经带好笑。“沈先生，昨天村委会开会你也在。我们只是前期测量，不影响通行。”

“你们锯树。”

我顺着沈照的目光看去。老枫树在机耕道尽头，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。小时候放学，我总在树下等母亲锁教室门。秋天叶子落满操场，我们踩上去，脆响像小小的火。现在一名工人正拿着油锯，蹲在树根旁清理藤蔓。

陈芥依旧笑。“这棵树在施工红线内。我们会做移栽评估。”

“它这么大，移到哪儿？”我问。

陈芥这才看向我。“您是江女士吧？石屋产权人。正想找您沟通。后山工程对村里是好事，观景电梯建好以后，民宿、餐饮、文创都能起来。您那间房子位置很好，将来价格不会低。”

他说“文创”时，语气像说一种能批发的糖。我看着他干净的鞋，忽然想起中介让我拍的照片。买家大概也会喜欢这些词：开发、增值、景观、流量。它们在城市会议室里闪闪发亮，到了山里，却像一层塑料膜，盖住潮湿的土。

油锯响起来。

声音尖锐，像从牙缝里挤出来。我还没反应，身体已经往前走。沈照比我更快，他伸手按住工人的机器。工人骂了一声，陈芥皱眉。

“别碰设备。”

“别碰树。”沈照说。

我站到树前，背靠着粗糙的树皮。树皮的裂纹硌进外套，冷而硬。小时候我在这里刻过一个很小的“吟”，后来怕母亲发现，又用泥巴抹掉。现在我在树皮上摸索，竟真的摸到一道浅浅的旧痕，像一个人多年后摸到自己丢下的指纹。

陈芥走近几步，声音压低。“江女士，您没必要卷进来。手续齐全，补偿也会到位。您母亲生前反对过，我们理解老人感情，但项目已经批了。”

“她不是老人感情。”我说。

我说完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她是什么。母亲为什么守着云生石，为什么写那些记录，为什么不寄信，为什么把粉笔字留在墙上。我的答案空得厉害，可那一刻，空也比陈芥嘴里的齐全更像真东西。

许伯拄着竹杖走到警戒带前。他喘得很重，从衣兜里掏出一枚旧邮戳，举起来。

“这条路以前叫邮路。”他说，“不是机耕道。满山人的信，从这儿进来，从这儿出去。”

工人们笑了一声，有人说老头子糊涂了。许伯没有理。他把邮戳按在警戒带上，当然按不出墨，只留下一个徒劳的圆印。

沈照忽然弯腰，扯住警戒带一端。我以为他要撕，没想到他只是把带子从树干上解下来，重新系到路边一根竹竿上。动作很慢，很稳，像在替一件东西恢复它本来的位置。

陈芥的脸色终于冷了。“我可以报警。”

“报吧。”我说。

这两个字出口，我自己先愣住。城市里的我擅长绕开冲突，擅长在邮件里写“理解您的立场”，擅长把愤怒修成一段体面的表达。可此刻我背抵老枫树，手心沾着树皮碎屑，忽然不想体面。

远处后山传来一阵低沉的滚动声。所有人都抬头。雾里看不见云生石，只看见山影深处有几只鸟骤然飞起，翅膀擦过白雾，像黑色的纸片。

陈芥的电话响了。他接起，听了几秒，脸色变得更差。

沈照侧头看我。“岩体那边塌了一小块。”

我手里的包忽然沉了一下。叶曼青那封信贴着我的肋骨，隔着布料，像一颗没来得及跳完的心。

第五章·雨前

那天傍晚，雨没有落下来。

天压得很低，乌云停在后山上，像一床没有拧干的棉被。村委的人来了两趟，第一次劝沈照别闹，第二次劝我尽快签字，说工程耽误一天都是损失。我站在石屋门口听他们说，听到最后，只记住一个词：配合。

母亲一辈子好像都在配合。配合学校撤并，配合体检，配合亲戚们对她“不再找个人”的惋惜，配合我离开满山以后越来越短的电话。她从不争辩，只把沉默收拾得整整齐齐。直到死后，才在墙上写下两行像不肯配合的字。

夜里我打开叶曼青的信。

信纸比母亲的更薄，展开时发出细小的脆响。她的字不像母亲，竖画总微微发颤，仿佛写信的人手腕无力，却仍强撑着每一笔。

澜：

我在苏州城南，嗓子坏了，台也上不了了。你若怨我，是该的。我走的时候以为自己还能回来，把人世想得太轻。

那年你爹埋在石头底下，所有人都叫我认命。我不认，便只剩下走。可我走出去，才知道外头的人也爱叫人认命，只是换一种好听的说法。

听说你有了孩子。云起时，到石边来。我想见你，也想见她。若你不来，我便当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山。

最后没有落款，只有一枚淡淡的唇印，像戏台上卸不干净的一点胭脂。

我把信放在膝上，很久没有动。窗外的虫声被湿气压低，灶间滴水，一滴，一滴，落在搪瓷盆里。母亲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大概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她读完，把它交给许伯，说等雨停再说。雨停以后，她没有去。

我从藤箱里找出她的日记。母亲的日记不连续，常常隔半年才写一页，像她只在忍不住的时候，才允许自己把心拿出来透气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。

妈来了。她站在石边，瘦得像一段被雨泡软的竹。吟吟趴在我肩上，看石头里的雾，笑了一下。妈伸手想抱她，我退了一步。

不是恨。恨比这个简单。她说要带我们走，去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可我忽然看见小时候的自己站在雨里，等她回头。那孩子等了太久，我不能再让吟吟也学会等。

我说，妈，我留下。

下一页的日期是第二天。

她走前问我，为什么给孩子取名吟。我说，山里有回声，人说出去的话，总要有人听见。

雨很大。云从石里出来，遮住她的背影。我想喊她，又怕她回头。许说信可以以后再寄。我点头。其实我知道，有些以后就是没有。

我读到这里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。母亲留下，不是因为她的不想走；她只是怕把等待遗传给我。可她不知道，一个人离开山，也照样会等。等一通电话，等一句解释，等自己有一天终于变成不需要母亲的人。

桌上摊着三代女人的字。叶曼青的颤，江澜的平，我自己的笔记本里全是采访时匆忙记下的碎句。我们像三条没有汇合的溪水，各自绕着同一块石头走。

门被敲响时，我以为是沈照。打开却看见陈芥站在院外，手里撑着一把黑伞。那黑伞让我心口猛地一缩。

“抱歉这么晚。”他说，“明天上午我们要进场做安全评估。公司希望您作为产权相关方在场，免得之后有争议。”

“我不是岩体产权人。”

“但您母亲留下过反对材料。”陈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复印件，“江澜老师以前向县里递过申请，说云生石可能有地下水文空腔，不能爆破。材料没批，因为缺少专业检测。”

我接过复印件。最下面是母亲的签名，旁边有一行手写补充：雨日雾起，石内有声，请勿轻断。

陈芥说：“如果您愿意签一份放弃异议说明，后续补偿可以更快走。”

他把一支笔递过来。笔身银亮，在昏黄灯下像一根细小的刀。

我没有接。屋里墙上的粉笔字在他身后白得刺眼。没有风，院里的叶子却忽然卷了一下，贴着门槛涌进来。

“明天我会去。”我说，“但不是去签字。”

陈芥看着我，礼貌的笑慢慢收起来。远处后山有一声水响，像有人在石头深处，轻轻叩了一下门。

第六章 · 过溪的人

第二天清晨，雨终于落下来。

不是城市里那种先在玻璃上试探的雨。满山的雨一开始就很熟练，像早在云里排练过许多遍。它砸在瓦上，顺着檐沟往下奔，院里的叶子被打得贴在泥里，红得发暗。溪水一夜涨起来，原先瘦白的一线变成浑黄的带子，绕着石头急急地转。

陈芥的安全评估取消了。村委在群里通知：雨天路滑，施工车辆暂缓进山。我看着“暂缓”两个字，第一次觉得雨不是天气，是满山自己按下的一只手。

沈照来敲门时，我正在把母亲的记录本塞进防水袋。他穿着旧雨衣，肩头积着水，手里拿两根登山杖。

“现在去？”我问。

“现在雾最大。”他说，“你不是想知道她为什么记录？”

我想说我没有想。可母亲的本子已经在包里，叶曼青的信也在，像两块沉默的石头压着我的背。

上山的小路被雨洗得发亮。沈照走在前面，登山杖探进泥里，每一步都替我试过深浅。他很少说话，只在溪边伸手拉我。掌心粗糙，温热，握住又很快放开，没有多余停留。我们之间的过去太薄，薄到不能称作旧情，只是两个少年曾在同一间教室里，听同一场雨打在瓦上。可山路会把人的关系变得具体。你踩滑时，有人伸手；你喘不过气时，有人停下。

半山腰有一座废弃的小庙，只剩三面墙。沈照让我进去避一阵。我靠着墙，雨水从屋顶破洞落下来，在地上敲出几个小坑。

“你一直在满山？”我问。

“中间出去过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上海。做装修。”

“后来为什么回来？”

他把雨衣帽檐往后推了推，露出额角一道浅疤。“我爸摔断腿。回来修屋，修着修着，发现山里的屋比城里的人更肯等。”

这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，会显得矫情。从沈照嘴里出来，却像他刚刚拧干雨衣一样自然。我低头看自己的鞋，泥已经漫过鞋边。杭州衣柜里那些干净的裙子、丝巾、香水，此刻远得像另一个女人的遗物。

雨小了一点。我们继续往上。竹林尽头，云生石出现了。

照片没有拍出它的压迫感。那块灰白巨岩横在坡地上，像山把一部分骨头露了出来。石面被雨水冲得发亮，青苔沿裂缝生长，颜色深得近黑。左侧那道缝比照片里更窄，像一只闭得很紧的眼。

雾正从里面出来。

不是烟，也不是热气。它贴着石缝先薄薄一线，随即被雨压低，向四周铺开。风几乎没有，雾却有自己的方向，慢慢绕过我们脚边，钻进竹叶下。我的裤脚被它打湿，凉意贴着皮肤往上爬。

沈照没有说话。他把手电照进裂缝。光束进去不到半米，就被白气吞掉。

我蹲下，把耳朵靠近石面。雨声太大，起初什么也听不见。过了一会儿，在雨落、溪涨、竹叶相互拍打的声音下面，我听见一种更深的响动。

咚。

很轻，很远。像水滴落进空洞，也像有人在石腹里用指节敲门。
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趴在母亲背上看雾。那记忆原本没有形状，只有一点潮湿的亮。此刻它被雨水泡开：母亲的肩很瘦，雨伞歪向我这边，她身前站着一个黑伞女人。女人伸手，指尖离我的脸很近，又停住。母亲退了一步。云从石缝里涌出来，把两个人隔开。

我捂住耳朵，声音却还在。咚。咚。

沈照蹲到我身边。“听见了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以前老人说，这里面通着一条暗溪。雨大时，水顶进石腔，气被挤出来，就成了雾。”

“那爆破会怎样？”
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下来。“轻的话塌一块。重的话，整条坡都动。下面是村子。”

我看向山下。满山的屋顶被雨雾遮住，只偶尔露出一一点瓦色，像水底的鱼背。母亲不是守一个传说。她守的是这块石头下面，看不见的水路、空腔、坡体，和村子里那些以为自己只是住在风景旁边的人。

我的手机在包里震动。屏幕湿了，滑了两次才接起。陈芥的声音从雨里挤出来：“江女士，我们收到气象通知，明天雨停后照常进场。请您不要擅自进入警戒区域。”

我看着石缝里不断生出的白雾，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
电话那头静了一下。

就在这时，脚下的石面忽然颤动。沈照一把拉住我往后退。裂缝深处传来一声比昨天更清楚的闷响，紧接着，白雾猛地涌出，像石头终于忍不住，把一口憋了很久的气吐在我们脸上。

雾里，有什么硬物被水推出来，撞到我鞋边。

我低头，看见一只锈蚀的铁皮小盒，盒盖上刻着一个歪斜的“澜”。

第七章·未寄出的名字

铁盒比掌心大不了多少。

我们把它带回石屋时，雨已经停了。满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屋檐、竹叶、石阶，全都滴着光。沈照找来一块旧毛巾，把盒子外面的泥擦掉。锈迹下那个“澜”字露得更清楚，歪斜，幼稚，像小孩子用钉子一点一点刻上去。

“是你妈小时候的。”沈照说。

我拿小刀撬锁。锁舌被锈咬死，撬了几下没有动。沈照接过去，没有用蛮力，只把刀尖沿缝慢慢松开。咔的一声，盒盖弹起，一股泥水和旧金属混合的气味冒出来。

里面的东西用油纸包着。油纸外层已经烂了，内层却还干。最上面是一枚铜纽扣，花纹磨得发亮；一张小小的戏票，票面写着《牡丹亭》，日期早得像另一个朝代；还有一张户口页复印件，边角折起，露出叶曼青三个字。

户口页背面写着一串地址：苏州市城南，柳枝巷二十七号。

我盯着那行字。许伯说没有地址。母亲说等雨停。叶曼青说云起时，到石边来。原来地址一直在这里，被藏进石头的缝里，和雨声一起等了二十多年。

“她为什么不拿出来？”我问。

沈照没有回答。他把油纸下面压着的一页纸递给我。纸上是母亲的字，比日记里的更年轻，也更用力。

妈，我把地址放在石头里。不是为了不找你，是怕自己一冲动就去找你。

吟吟太小，我也太怕。我怕你看见她，会想起没能带走我的那一天；也怕我看见你，会忘了自己已经做了母亲。

如果有一天她长大了，自己走到这里，雨又刚好落下，就让她决定要不要去见你。

纸到这里断了，后半页被水泡烂，只剩几团墨痕。我把它摊在桌上，手指不敢压。原来母亲不是把门钉死，她只是把钥匙藏在一个需要雨才能打开的地方。

我的手机有信号时断时续。我输入柳枝巷二十七号，地图转了很久，跳出一片陌生的街区。再搜叶曼青，屏幕上只有几条旧戏曲论坛的帖子。有人在十五年前问：有没有人记得县剧团的叶曼青，嗓子特别亮，后来去苏州了。下面零星回复，说不清，有人说她在城南教过小孩唱曲，有人说早没了。

早没了。网络上这三个字轻得没有重量，像随手扫掉的灰。可我看着它们，胸口还是被什么压了一下。

“你可以去找。”沈照说。

我抬头。他站在窗边，背后是洗过的山，老枫树露出半树红叶。

“后天试爆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今天晚上要把材料送出去。”

他已经想好了。把母亲的记录、照片、铁盒里的地址、现场视频一起发给县自然资源局和媒体。沈照有在城里做装修时认识的结构工程师，可以请他先看视频。许伯愿意作证，证明江澜多年反映过云生石异常。

这些事他说得很平，好像只是修一扇坏窗：哪里松了，哪里要垫木楔，哪里必须重新上螺丝。我听着，忽然有点想哭。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这些年我太习惯把无力当作审美，把离开说成清醒，把不参与修饰成自由。沈照没有这些词，他只问：现在能做什么。

我们把纸一张张铺开拍照。母亲的字在镜头里微微发黄，像秋天迟迟不肯落下的光。拍到户口页时，许伯拄着竹杖进门。他看见桌上的地址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一截。

“原来她给了。”他喃喃说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许伯摇头。他坐在门槛上，竹杖横在膝上。“那年雨太大。叶曼青把东西交给江澜，说她不逼她走。后来江澜一个人去了石边很久，回来时手里空了。我以为她把地址扔进溪里。”

“她没有扔。”

“她这个人……”许伯笑了一下，眼角却红，“心狠不彻底，心软也不肯让人看见。”

天色暗下来。我们三个人围着桌子，各自拿手机发材料。网络很慢，文件上传到百分之九十，又退回百分之三十。许伯不会用智能机，只在旁边一遍遍写自己的证词，写错字就撕掉重来。

晚上九点，沈照的工程师朋友回了语音。我们点开，陌生男人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：“从视频看，岩体内部确实可能有空腔，雨天大量出雾说明气水通道活跃。没有地勘就爆破，风险很大。你们最好让他们停。”

“最好”两个字，在满山的夜里显得很单薄。

门外忽然有车灯扫过。陈芥带着两个人走进院子，雨靴踩碎满地湿叶。他看见桌上的材料，脸色沉下去。

“江女士，”他说，“公司法务刚收到几封匿名邮件。”

“不是匿名。”我把手机举起来，“我署了名。”

陈芥看着我，目光里第一次没有礼貌，只剩疲惫的冷。

“那您应该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明天上午，爆破审批会提前复核。复核通过，下午就进场。”

许伯手里的笔掉在地上。沈照站起身。

我低头看见桌上的柳枝巷地址。那条路在地图上亮着，离满山很远，也很近。母亲把选择留给我，可她没有告诉我，当两个选择同时来临，一个人该先奔向哪一边。

第八章·爆破日

复核没有等到上午。

天刚亮，陈芥的车就停在村口。两辆工程车跟在后面，车斗里装着黄色警戒牌、铁桩和一卷一卷的线。雨停后的山亮得刺眼，空气里却有一股土腥味，像什么东西被翻开后还没来得及合上。

我一夜没睡。手机里堆满自动回复：已收到、将转办、请按流程提交。流程像一条很长的河，我们站在岸边，看着自己的声音漂走。沈照的工程师朋友愿意赶来，但最快也要下午。许伯写了三页证词，最后一页字迹发抖，墨团一个挨着一个。

“不能等。”沈照说。

他把一只扩音喇叭放到桌上。喇叭是从村小学仓库里找出来的，外壳发黄，开关推上去时先是一阵刺耳电流声。

“你要喊什么？”我问。

沈照看我。“不是我喊。”

我低头看着喇叭。它丑，笨重，和我熟悉的一切表达方式都不相干。我写专栏，拍照片，做采访，把人的痛苦修剪成可以发表的段落。我从没有站在一条泥路上，对着一群不一定愿意听的人，把自己的声音放大。

许伯把江澜的反对材料塞进布袋。“我去。”

“您走不快。”沈照说。

“走不快也比你们多走了几十年。”

我们到机耕道口时，村里已经来了不少人。有人来看热闹，有人担心自家屋后山体，有人只是被工程车堵住了去镇上的路。陈芥站在警戒线内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声音被山风吹得很薄。

“各位乡亲，今天只是按程序进行试爆，范围可控，风险可控。请大家配合。”

又是配合。

我穿过人群。有人认出我，小声说江老师女儿回来了。江老师这三个字像一盏旧灯，一盏一盏在人群里亮起来。母亲教过他们的孩子，教过他们自己写名字，替他们读过药品说明书和法院传票。她活着时沉默，死后却忽然在人群里有了重量。

陈芥看见我，眉头一压。“江女士，请不要影响施工秩序。”

我打开扩音喇叭。电流声尖叫了一下，人群安静下来。我听见自己的呼吸被放大，粗糙，陌生。

“我母亲江澜，二十年前开始记录云生石雨天起雾和石内水声。”我举起那本墨绿封面的记录本，“她向县里递过材料，说这里可能有地下水文空腔。昨天我们在石前拍到了视频，工程师初步判断，没有地勘就试爆，会有坡体风险。”

一个中年男人在人群里喊：“真的假的？我家就在下面。”

陈芥提高声音：“网传意见不能替代专业报告。公司会承担安全责任。”

许伯忽然把竹杖往地上一戳。“你承担得起几间屋，承担得起几条命？”

人群动了一下。警戒线被挤得往后退。沈照站在我身侧，没有碰我，只把身体挡在工程车和我之间。

我继续念母亲的记录。日期一条条从喇叭里出来，穿过潮湿的空气，落到每个人脚边。那些年里，母亲一个人上山，看雨，看雾，听石头里的声响。她没有证书，没有机构，没有漂亮的图表，只有一支笔和一双肯走泥路的脚。

念到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时，我停住。

那一天，叶曼青来了。母亲没有写进记录表，只在日记里藏下她。我看向后山，云生石被竹林遮着，看不见，却像一直在听。

陈芥走过来，压低声音。“你这样没有意义。审批已经通过临时复核，十点前必须清场。”

我看了眼手机，九点二十三分。

许伯从布袋里拿出那封迟到的信，高高举起。“这山不是今天才有人看见。江澜看了半辈子。你们要炸，先把她的话读完。”

他把信递给我。我没有接。信太轻，轻得不能挡住工程车。

于是我越过警戒线，往山上走。

身后先是沈照的脚步，接着是许伯竹杖戳地的声音，再接着，有更多脚步跟上来。有人骂，有人劝，有人喊别冲动。警戒带被扯断，红白塑料条弹到半空，又落进泥里。

到云生石前时，太阳忽然从云后露出一一点。石面湿亮，裂缝边缘残留着白色矿粉。工人已经在远处岩壁上钻好孔，导线沿地铺开，像一条条黑蛇。

我站到石缝前，手按在冰冷的石面上。石头没有声音。雨停了，它像一只闭紧嘴的巨兽，拒绝替任何人作证。

陈芥追上来，脸上终于有了怒意。“江吟，你知道这是违法阻工吗？”

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他嘴里出来，忽然想起母亲说，山里有回声，人说出去的话，总要有人听见。

“那就报警。”我说。

话音刚落，山下传来警笛声。不是一辆，是两辆。人群回头。陈芥也回头，眼神里掠过一丝松动。

我的手机震了。屏幕上弹出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我是县融媒记者，已到村口。材料收到，我们正在直播。

我把手机握紧。就在这时，原本晴开的天色又暗下来。第一滴雨落在石面上，圆圆一点，像有人按下印章。紧接着，第二滴，第三滴。

云生石的裂缝里，白雾缓慢地、生硬地，重新探出头来。

第九章·雨落下来

雨落下来的速度很快。

先是一滴一滴，在石面上留下深色圆点；几分钟后，整块云生石都湿透了。白雾从裂缝里涌出，比前一天更急，贴着地往人群脚边滚。有人惊呼，有人举起手机。记者的镜头对准石缝，直播间的弹幕我看不见，只看见她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。

陈芥站在雨里，头发塌下来，风衣下摆沾了泥。他打了三个电话，每一个都比上一个短。最后他把手机放下，对施工负责人说：“暂停。”

那两个字被雨声冲得很散，却还是传到了人群里。有人鼓掌，有人骂他早该停，有人立刻给家里打电话。警察把我们从前石前劝开，语气不算坏，只是一遍遍说危险，先下山。沈照拉了我一下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按在石面上，指尖冻得没有知觉。

我们退到竹林边。云生石在雨里呼吸，白雾一阵阵漫出来，像把多年藏着的话都说给了山。

县里的人中午赶到。自然资源局、应急、村镇干部，几把黑伞挤在一起，伞面上的雨水互相流到别人肩上。沈照的工程师朋友也到了，裤脚全是泥，没寒暄，直接看现场。他用手电照裂缝，又趴下听水声，最后站起来，说：“必须停。先做地勘。”

陈芥没有反驳。他的脸色很白，像一夜之间从一个项目负责人变回了普通人。

下午，封山通知贴到村口。试爆取消，工程暂停，等待复勘。那些红白警戒带仍在，但方向变了，不再拦村民，而是拦施工车。老枫树下挤满人，大家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，像终于确认自己没有听错一块石头。

我却没有觉得胜利。

胜利如果有形状，不该这么潮湿、疲惫、迟来。母亲走过的路，并没有因为今天一场雨就变短。叶曼青等过的云，也没有把错过的人送回来。

傍晚，许伯让我陪他去桥上。

雨小了，溪水仍浑。桥栏上长着苔，摸上去滑。我和许伯并排站着，他的竹杖靠在腿边，整个人像一封被雨泡皱的旧信。

“有件事，我没跟你说完。”他说。

我看着水，没有催。

“叶曼青那封信，我压了三天。江澜说等雨停。第三天早上，雨还没停，她一个人上山。我不放心，跟到半路，看见她站在云生石边，手里拿着信。”

许伯的声音被雨水磨得很哑。

“她哭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她把信贴在石头上，像让石头替她读。后来她把地址和东西装进铁盒，塞进缝里。她说，如果以后吟吟找到了，就说明这孩子愿意听山里的话；如果找不到，就让她干干净净往外走。”

我闭了闭眼。母亲总是这样，把爱做成一道题，还不肯把题目写清楚。

“那叶曼青呢？”

许伯握紧桥栏。“我后来去过苏州。”

我猛地转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你上高中那年。江澜病了一场，以为自己熬不过去，把地址给我，让我去看看。柳枝巷二十七号已经拆了。我问到一个唱曲的老人，她说叶曼青在那儿住过，教小孩昆曲，嗓子坏了，只能拍板。后来搬去养老院，再后来……”

他停住。桥下的水撞上石墩，翻出白沫。

“再后来呢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这两个字没有网络上的轻。它从许伯嘴里出来，沉得像一块真正落水的石头。我以为自己会哭，可眼睛只是发涩。也许人面对太迟的消息，第一反应不是悲伤，而是茫然。一个从未见过的人，忽然在你生命里死了一次，你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去送她。

许伯从怀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。“但她留过东西。”

纸里包着一张小照片。照片上，叶曼青坐在一间窄屋里，手里拿着檀板。她头发全白，眼睛却亮，身后墙上贴着一张儿童画，画的是一座山，山里冒出云。照片背面写着：给澜。若她不来，就给那个叫吟的孩子。

我用拇指摸过“吟”字。叶曼青的字比信上更抖，可那一笔一画仍认得我，像从很远的地方，把一个名字慢慢递回来。

“你为什么现在才给我？”

许伯弯下背。“江澜不让我给。她说你已经走出去了，不要再拿旧事拽你。她临走前又改了主意，让我等你回来。可我老糊涂了，见到你，还是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你恨她。”

桥上没有灯，天色暗得很快。远处石屋的窗亮着，沈照大概在那里替我收拾散了一桌的纸。满山的叶子被雨打落许多，贴在路面上，像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。

我把照片放进包里，和母亲、外婆的字放在一起。

“我当然恨。”我说。

许伯的肩膀缩了一下。

“但我也想她。”

这句话出口，雨声忽然变轻。不是雨小了，是我终于听见自己声音下面，还有另一种更深的回响。它从山里来，从石头里来，从三个女人都没来得及说完的话里来。

许伯抬手抹脸，分不清是雨还是泪。

桥下溪水往山外流去。它会经过镇上，经过城郊，经过我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最后去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。可此刻我站在桥上，没有急着跟它走。

第十章·见山

地勘队进山是在三天后。

他们带来更多仪器，把云生石周围的竹子临时围起来，钻探机的声音低低响了一上午。村里人站在警戒线外看，像看一场迟来的诊病。中午报告还没出来，消息已经先在村里跑了一圈：下面确实有空腔，有暗溪，有几处被雨水掏空的软弱层。观景工程停工，方案重做。

陈芥来石屋找我时，院里的叶子已经晒干。我正把母亲的信重新装进牛皮纸袋，袋口写上年份。他站在门槛外，没有进来，手里仍拿着公文包，只是鞋上终于有了泥。

“江女士，公司会撤回原施工方案。”他说，“后续可能改步道，不动三号岩体。”

“它叫云生石。”

陈芥愣了一下，点头。“云生石。”

我们之间没有胜负可言。他也不过是被一套流程推着走的人，像我曾经被另一套体面推着离开。我送他到院门口，他回头看墙上的粉笔字，问：“这是江老师写的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挺好。”他说，“比项目名好。”

我第一次对他笑了一下。很淡，很短，像雨后石面上还没干的一点水。

中介的电话是在下午打来的。他说买家还在等，只是听说后山工程停了，价格可能要重新谈。我站在堂屋里，窗外的老枫树落下最后几片叶子。没有风，叶子直直落到地上。

“不卖了。”我说。

中介在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立刻换上职业的惋惜。“江小姐，您确定？山里房子后续维护很麻烦。”

“确定。”

挂断后，我没有觉得轻松。留下不是一首漂亮的诗，也不是朋友圈里一句“归隐”。留下意味着修屋顶、通下水、处理潮气，意味着我仍会回杭州交稿、赶车、付房租，也意味着我再也

不能把满山说成一个已经结束的地方。

沈照下午来修窗。那扇窗多年关不严，一到夜里就响。他带了木条、刨子和一盒钉子，蹲在窗下量尺寸。我坐在桌边写信。信纸是母亲剩下的，边缘有淡淡的菊花纹。

外婆：

我叫江吟。你也许已经在别处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也许没有。

我见到了你留给母亲的信，也见到了你留给我的照片。满山这几天一直下雨，云从石头里出来，像有人把很久以前的话重新递到我们面前。

这封信寄不到你手里。我还是想写。因为母亲说，山里有回声，人说出去的话，总要有
人听见。

写到这里，我停笔。沈照的刨子声在窗边一下一下响，木屑卷起来，落到他的鞋面上。

“你要寄到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柳枝巷二十七号。”

“不是拆了吗？”

“拆了也有地址。”

他笑了一下，没有抬头。“也是。”

我把信写完，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。收信地址是苏州市城南柳枝巷二十七号，收信人叶曼青。寄信人写江吟，地址写满山村石屋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母亲为什么把未寄出的信分得那么清楚。寄出不是为了抵达，有时只是为了承认自己终于愿意让话离开身体。

傍晚，我和许伯一起去桥头。邮政所门口那只绿邮箱多年不用，许伯却说还能收，他每周会让镇上的邮车带走。我把信投进去，铁皮箱发出空空一声响。

许伯把手放在邮箱上，像替一个人按住胸口。“到了。”他说。

我没有纠正他。

回去路上，满山起了很轻的雾。老枫树下有孩子在捡叶子，挑最大最红的夹进书里。村小学的门被沈照重新钉好，陈芥留下的临时告示还贴在墙上，边角卷起。许伯说等过几天，他想把旧邮政所收拾出来，放江澜的记录本复印件，也放叶曼青的照片。谁要看，就来看。

“你妈教人认字，”他说，“现在也该让人认认山。”

夜里，我把母亲的墙擦了一半。

粉笔字太久，擦不干净，白痕留在墙皮里。我没有再用力。只在旁边钉了一枚小钉，把叶曼青的照片、母亲的日记复印页、我寄信前拍下的信封并排挂上。三张纸轻轻晃动，像三扇终于开了一点的窗。

沈照修好的窗不响了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溪水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杭州编辑催稿：你那篇影展稿还写吗？

我回复：写。题目改成《离开以后，人怎样回来》。

发送之后，我关掉手机，推门出去。后山没有月亮，云生石藏在黑暗里。可我知道它在那里，知道雨来时它会生云，知道无风时叶子也会落满山。

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不是等待谁，也不是告别。

只是第一次觉得，山没有挡住我。

它把我还给了自己。